

# 物业费公开透明业主才乐于尽义务

秦丹

## 今日论语

我涨你的物业费,你投我的赞成票。可能吗?昨天本报头条报道了这一新鲜事:闵行区万科城市花园新区的物业费涨价动议,有92%的业主投了赞成票。

物业账说实话,全透明换来理解;涨物业费,但不降低服务。城市花园新区的这一做法,的确赢得了业主的心。

见多了公众对水、电、煤涨价的质疑,也常听到物业公司诉说物业费收不齐的窘迫,在此起彼伏的涨价声中,总会有理性的声音“跳出来”,讲一讲权利和义务对等的

道理,告诉公众,在享受权利的同时,一定要懂得尽义务。这话没错。没有无义务的权利,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。可是为什么总有那么些人,在享受着物业公司服务的同时,就是不想痛痛快快地缴纳物业费呢?其实原因不外乎两个:一是,物业公司的账目没能做到公开透明;二是,物业公司的收费和服务质量不对等。个体业主跟物业公司相比,在力量上处于弱势。对一些服务不如人意的物业公司,业主往往会选择以不缴纳物业费来对抗。

如何落实业主的权利?物业账目的公开透明很重要。城市花园新区之所以能得到业主的理解,就在于把问题说清楚,让业主自己拿主

意,充分尊重了业主的知情权和决策权。物业公司本来就是通过提供服务赚钱的,计算成本合情合理。在物价上涨、人力成本上涨的情况下,一些物业公司往往通过减少服务人员、降低服务质量来保持营利状态。作为业主,如果按期上缴物业费,却常常被小区马路上的狗屎、果皮之类滑倒,或者因楼道里的污物、垃圾“闹心”,那他考虑的,恐怕不仅仅是居住条件的问题,还会考虑物业管理对楼盘价格的影响。

物业公司不能公开透明,搞信息不对等,不尊重业主的权利,擅自降低服务质量,这是违背业主权利原则的。物业公司无权替业主“拿主意”,而是应该学会尊重业主

的权利,通过积极的协商、以公开透明的账目,取得业主的信任和理

解,共同把小区的服务搞上去。近期沪上不少的物业小区,正在酝酿物业费涨价,但因为操作不规范和不透明遭遇业主反感,甚至强烈反对。有的小区降低了服务标准,导致业主不愿缴物业费,形成恶性循环。这好像成了一个物业管理中的死结。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,关键还是要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城市花园新区的做法,可以说为其他物业公司做出了示范。尊重业主的物权、提高物业服务质量,是物业公司赢得客户的不二选择;而享受到权利的业主,才会乐于尽义务。

## 新民随笔

# 取消期中考真的假的?

邵宁

前些天,各媒体都争相报道了一则教育新闻——今年9月上海小学将取消期中考试。许多小学生听了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:真的假的?

问得好!

昨天,有媒体就此消息继续跟踪:这其实是2004年的一则旧闻,从2004年起,市教委每年发布的《中小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》中都有“小学阶段不进行期中考试或考查”的规定。既然8年来年年有此规定,可见确实是真的,不是记者编出来的。

但是,你到马路上随便找个小学生,问问学校里有没有期中考试,回答一定是肯定的;如果到任何一所小学(国际学校除外)向校长提出同样的问题,校长一定会反问:“没有期中考试怎么行?”在校长看来,考试是了解学生学习情况、掌握教师教学水平、检测学校教育质量的手段。要办好学校,必须尊重教育规律。事实上,在许多学校,即使试卷上不标“期中考试”,也会以“期中检查”“期中练习”“质量监控”等面目出现。

由此看来,旧闻之所以成新闻,是因为8年来这条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过,以至于见多识广的记者误认为是一条“新规”。

应该说,教育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,希望通过减少考试来减轻学生的负担。然而,这些规定无法执行、无人监督,成了一纸空文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。几年前教育部门就规定:小学低年级不应布置回家作业。但实际上,极少有小学一、二年级是没有回家作业的,哪怕是推崇“快乐教育”的学校。又如,这几年取消了小升初统考,希望让孩子们的小学生活轻松一点,可择校热却从来没有降温,换来的是愈演愈烈的民办初中升学大战,面谈、测试,最终大多还是一张试卷确定能否录取。最近,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陆续考了10多所民办初中,被8所录取,如此“辉煌战绩”,却值得深思。

而今,取消期中考试“新闻”又来了,看上去很美,听上去很动听,但不知有多少兑现的可能。如果真要做到这一点,有关部门应该出实招、出狠招,下大力气去推进。如果做不到,不如从实际出发,循序渐进地开展减负。我很担心,从小接触口惠而实不至的孩子,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?

## 媒体观点

■ 人民日报《乡村不应成被安全遗忘的角落》:广袤农村中暴露出的治安问题警示我们,在村庄“空心化”、老人“空巢化”、儿童“留守化”现象突出的农村,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,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。(李泓冰)

■ 广州日报《“临时工”又变种为“新同事”?》:不管是“新同事”发布,还是“老同事”起草,只要它印着单位的公章,或是在官方渠道发布,它就代表单位,如果出现法律责任,应一概由单位承担,那就应该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。(马涤明)

■ 京华时报《大学校园旅游还需“导游”》:“限游”之外也需“导游”。这需要有关部门和大学加强协作,对大学校园旅游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和利用,引导游客理性参观、文明参观,使风景与人文共生的校园,成为教育国民、以文化人的一方乐土。(李力言)

## 观点圆桌

### 挖香樟种香樟 为何不差钱?

新闻焦点:据扬子晚报报道,近日南京机场路两侧的上百棵香樟被挖出,花七八十万元种上的一批新树,依旧是香樟。南京雨花台区住建局和绿化公司就此称,因为原先土壤多为石块,没有肥力,香樟“长不大”。

#### 折射出两个问题

香樟树“挖旧种新”,折射出两个主要问题:一是当初种树出现监管不力,草草了事,埋下后患;二是当下又犯了“城市面子病”,不求节省,只求整齐美观,不爱惜财力民力。李冰洁

#### 挪出寻租空间

种树不过是一次性算钱,移树则不然,起树、吊树、运树、再种树、全程养护都要算钱,树木还可卖钱。旁折腾才能挪出寻租空间,这背后有无问题倒要查一查。范子军

#### 凸显决策随意性

“香樟风波”再一次提醒了南京市政府,也给各地政府敲响了警钟——唯有民主、科学、法制托底的决策,才是真正的公共决策,决策怎可太随意?刘孙恒

# 倾听“哭穷的” 关注“沉默的”

## 新民网论

一项对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10562人进行的调查显示,55.6%的受访者坦言如今“哭穷帖”较多,86.3%的受访者感觉这会产生社会负面效应,误导阅历不深的年轻人。

很多小说都有这样的描写,借钱人还没张开嘴,有钱的人就说“穷得揭不开锅了”。真正的穷人,已经习惯穷了,反倒不怎么哭穷。这次全国的调查,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,有三类人被认为最爱“哭穷”:矫情的中产小资、嫌贫爱富的人和不想也不会踏实奋斗的人。

然而,我们还是得学会倾听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,这些也只是那些讨厌他们哭穷的人给他们贴上的主观心理标签。例如白领阶层,收入相对不低,但支出相对较高,生活压力较大、缺乏安全感。在激烈竞争的社会,还想拥有更好的未来,更担心失去已经拥有的,他们“哭穷”也情有可原。

不过,相比还能哭出声来的人,我们社会各界是不是更应该关心一下那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打捞一下那些沉没的声音?一个社会,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。无论是“哭穷”,还是那些大多数的“沉默”,都是一种现实的批评。或许,“哭穷”泛滥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,但一个理性的社会,需要倾听“哭穷的”,更需要关注“沉默的”。(郭文婧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 www.xinmin.cn)

## 自由谭

曹雷在《自由谭》论及“普通话和方言”问题时认为,“作为中国人,普通话和乡音方言,都应该会说会听,缺一不可”,对此我很同意。我更赞成她的另一句话:“对于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,普通话能听会说就可以了,不必人人字正腔圆。”

莫非因为她“字正腔圆”了,就不让别人学样,就像鲁迅自己古书读多了,反让别人“不要读了”吗?当然不是。因为她深知,普通话要说得“字正腔圆”,也即说得规范、标准,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她从在上戏受到严格训练,到就业演戏,尤其是成了译制片演员和导演后,在普通话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,也许只有她自己心知肚明。

是否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必要呢?有关部门,如语委,很关心这个问题,还举办了“普通话水平测试”,在



### “名山大川”满天飞

当前高校学术泡沫泛滥,有的地方争取不到长江学者,就巧立名目,搞以名山大川冠名的学者,如黄河学者、泰山学者、珠江学者、天山学者等,一时间,这山那水的学者帽满天飞。孙绍波 画

# 再说“普通话和方言”

过传忠

全国范围已经进行了多年。百分制的测试,分为三级六等,真正要求达到一级甲等(即97分以上)的,也就是省级以上的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,其他从业者,包括影视演员、教师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的播音、解说、话务、导游等特定岗位的人员,尽管都应该掌握普通话,但各有各的等级要求。若要所有人都达到一级甲等,既不可能,也没有必要。

一个人讲话、播音,读错了字,当然不好,但似乎难以完全避免,一般也未必会带来多大损失。但在澳门回归的大典上,当着国内外数以亿计的观众,主持人把河南赠给澳门的礼物九龙晷的“晷”(应读gui,一种按照日影测定时间的仪器)错误读成“咎”(读jiu,罪过),那影响可就

大了,简直是在丢国家的脸。而一部电影中把中共中央“五一口号”中号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“社会贤达”说成了“社会闲杂”(以字幕为证),也不仅仅是个笑话。这就是对专业的要求,“术业有专攻”,既然承担了 this 责任,就应该达到相应的标准,不可马虎推诿。

普通话是这样,方言呢?该怎么要求?以近日在沪上已成为热点之一的上海话来说,就值得探讨。鉴于一些孩子已不会或不愿说上海话,人们把说上海话的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是可以理解的,也为大多数市民所接受。但与普通话不同的是,多年来的淡化使它缺乏规范和标准,即以沪剧来说,就没有标准口音,而准剧的口音以建湖为准,越剧的则以嵊县为

准。正因为如此,研究上海方言的专业人士任务更重,但不必过急地推向社会,尤其是中小学生。通过宣传、普及,让他们能听一般意义上的上海话就可以了,没有必要开设专门的课程,尤其不要考试,否则又会给已经很吃力的孩子们再添一份负担。至于一些专业人员所进行的研究,包括新民晚报定期开辟专栏,都值得肯定。

“国学”问题也如此。近年来,古代典籍的推广当然是好事,但也要循序渐进,逐步提高,没有必要让孩子们生吞活剥地掌握“古代汉语”甚至“汉语史”。至于有些人自己未必融会贯通,就对孩子和家长大肆吹嘘,则更不可取,甚至令人怀疑是否在借机敛财,那可是跟传承古代文化大相径庭的。